

換睡鞋。脫了襯褲。上牀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挑弄。吐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每陪大妗子。楊姑娘。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

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繫在股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搨着牝戶。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慶脖子。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往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多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多揉進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觸冷。咱不得

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來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於是兩手按着他肩膀。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心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板緊了。一面把妳頭。教西門慶。啞。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

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的。西門慶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枕籍于牀上。寐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門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

願遜塔前共好春

醴泛羽觴蠻酒賦

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後

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

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樓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豎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啞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啞啞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吃。弄那話的。吃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進。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洩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袄。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袄。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玉招宣府中。當的皮袄。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袄。卻與雪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袄。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袄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且見他那

件皮袄。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硃貨。我是你房里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偎覘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選了婦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愛把紫簫吹。當日卻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趁閒尋尋

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袄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袄。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袄。西門慶道。就是他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

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啞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里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會。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

俺每着。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袄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披袄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袄兒。黃綿細裙子。又是一件藍路細綿褲兒。又是一雙鞋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送皮袄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袄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細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

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王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袄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卻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荷

子孝。生日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姨。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段祆兒紅裙子。勒着藍金綉箍兒。不搽胭脂。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迺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六兒他說明日往

應二哥家吃酒。沒皮祆。要李大姐那皮祆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祆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祆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祆。他不死。你只要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案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着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

着哩。那桂娘卽向夾道內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餠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掩線汗巾。大紅對衿袄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主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枝兒家請秦玉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

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反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潘金蓮在傍揷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桂姐纔起了。

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樂樂。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里。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多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每這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躡下去。月

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叙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分付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候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毡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插卓。餘者六卓都是散卓。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里坐的。不一

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挂着一幅陽春日橫批古畫。正面環鈿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生。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草盒。細巧菜蔬菓餠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碍。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

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每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貼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行人。不會親隣。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婢。我只見他歡天喜地。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顱來整。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輝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款款輕輕。燈兒下共交鶯頸。端祥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証。謝

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綉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麝脂

冷。碧玉欄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

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可憐我書劍飄

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

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牽

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休使

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卓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

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

西門大人。見在處。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

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客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

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

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

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

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驕馬出皇都。蔡

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紫

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

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

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

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迓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迭

堦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卽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卽差了兩名吏典。把卓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分付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卓。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

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娘嫂子下降。這里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姑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見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弟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姑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

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影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娘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廝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趑趄着脚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什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里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

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每把這件事。放在頭里。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有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問大娘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已去了。分付玉簪。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裡。于是

金瓶梅詞話 第八十一回
各往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卓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番入相。由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刹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法場。救大宅之烝熬。發空門之龕綸。偈曰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荒田望有秋。衆菩薩。每聽我貧僧演

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祿。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插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場。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里來。正是淨掃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五濁六根爭洗淨。參透玄門見象風。又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誰人肯向前悟。悟卻無生歸去。

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劫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
無多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
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只怕生死
輪迴。往前再參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下。相嘆浮生終日
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祇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
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曰。應身長救
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
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主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
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
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纔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

斷有功。無量慈愍故。慈愍大慈愍故。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
常住三寶法輪。常輪度衆生。偈曰無上甚深做妙法。百千萬

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黃氏寶卷纔
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
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
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
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
菩薩。半空中化魂。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
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僭。姓趙名方。屠宰爲生。爲夫婦一十
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爲夫妻一
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詞勸

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草草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猪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四個兒女在中堂。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卸簪珥淺淡梳粧。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面念顏并寶卷。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香烟冲散。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地獄門天堂界。豪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喜悅龍顏。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急宣召二鬼判。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聆音察理。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良。看經文黃氏女。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驚動天堂。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庄。黃

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惡人須遣夜叉郎。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仙童答告娘子道。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几間親眷屬。我是陰間童子郎。今因爲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黃氏見說心煩惱。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如何勾我見閻王。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 大姐嬌姑方九歲 伴嬌六歲怎拋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 常抱懷中心怎忘 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何人似你念經割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赴幽。留戀一二個孩
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
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我
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
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
性見閻王。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場。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
回步見閻王。急辦行粧。鄉臺上把家鄉望。見啼女哭好恓惶。

排鉸打鼓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坐塋。白

不說令方恓惶事 且言黃氏赴陰靈 看看來到奈何埧
一道金橋接路行 借問此橋作何用 单等看經念佛人
奈何兩邊血浪水 河中多少罪淹魂 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蛇咬露筋 前到破錢山一座 黃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 殘燒未了便拋焚 因此捲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 又打枉死城下過 多少孤魂未托生
黃氏見說心慈愍 舉口便誦金剛經 河裡罪人多開眼
尸山爐剔樹鴛林 鏊湯火池蓮花現 無間地徹瑞雲籠
當下仙童忙不住 急忙便去奏閻君。唱

山坡羊 黃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

來見闍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塔下。不由的跪在面前。有闍羅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這黃女又手訴說前情來。訶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白

闍君當下忙傳旨 善心娘子你聽因 你念金剛多少字
几多點化接陰陰 甚字起頭甚字落 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 放你還魂回世間 黃氏當時塔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 字有五千四十九 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 荷擔兩字在中央 黃氏說經尤未了
闍王殿前放毫光 舉手龍顏真喜悅 放你還魂看世間
黃氏聞知忙便告 願王俯就聽奴言 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染衣行 只願作個善門子 看經念佛過時光
闍王取筆忙判斷 曹州張家轉爲男 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 員外夫妻俱修善 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迷魂湯一盞 張家娘子腹懷胎 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 此是看經黃氏女 曾嫁觀水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 得爲男子壽延長 張家員外親看見
愛如玳寶喜開顏 唱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
花。三年就養成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
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卻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

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去王糧國稅。然後理諭公廳。差兩個公差。卽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不敢怠慢。卽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

看經念佛兩公人

忙啣喏聽說來因

卽時間

忙打扮

來到縣裡

公廳上忙施禮

且說家門

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

叙寒溫分賓主

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

令方姓趙

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

你不信到靜臺

脫衣親見

左肋下硃砂記

字寫原因

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

第二女伴姐姐

嫁了曹真

長壽兒我掛牽

守我墳塋

咱兩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雲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証。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昇天。道善人傳觀音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字無量。又真空諸佛海會。悉遙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廻光返照。南北處親

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埤。小孩兒得見親娘。入母胎三實不
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日

衆等所造諸惡業

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真性

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蓋載恩

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

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

六報十類孤魂早起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
道茶了。衆人吃了。後孟樓玉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菓菜。
一坐壺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

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
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
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道。月娘道。也
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
聽。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靜哨。當下桂姐送
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故未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哨。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稍。全靜悄悄。全無
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
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恐不住
笑。又勤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
裡登時猜破。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里搬弄心腸軟。一

似酥蜜果。者麼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
踈狂或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問着他便撒頑不保。
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錦開。半掩過香羅。
待我推綉鞋不去保。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
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里玉潔水清。你那里瓜甜蜜
柿。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里打艸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
我欲待過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里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
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纔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肱
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
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

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着你說。那時大妗子
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
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
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
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
橫斗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窗。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迥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十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徹時常非等閒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暗黑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此八句。單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

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妊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妊娠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此係後事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單表潘金蓮在腳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樓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

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晨。和那搥刺骨兩個啗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篋子。嗔道。頭里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袄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搥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搥刺骨弄答的齷齪齷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

他怎奈
鳴付河

金瓶梅詞話
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趑趑着脚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舖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耻。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恠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緊。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爲仇結仇。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婦人問

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裡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一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每吃飯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摸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里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卓菜兒。一素兒。金華酒。」

湯飯俺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你每吃了罷了。分付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卓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菜。和的海蜇。一碟燒臙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筍。兩眼春。榻不一時擺在卓上。抹得鍾筋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迤與西門慶嘗了。嚼無此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就

挨近在卓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知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迤一口兒吃酒。老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紬子。對衿袄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穠穠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奶頭。跨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

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里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一旁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蓋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賣良姜。我與綉春厨房炕

上睡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上後邊門。等我插夫。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插上後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扣花枕頭。在枕上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抱鋪蓋抱在牀上鋪下。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內漂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一張小卓兒上擱放。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杠子。猙獰蹠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

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
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合得面如
火熱。又道這襪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
不打緊處。到明日舖子裡。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
做雙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脚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
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
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
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
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
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妳着。你若
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

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
沒人。奴情愿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麼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
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
中越發喜歡。揸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
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擗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
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却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
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
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擗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去叫着親達
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
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
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擦拭。擗着睡到五更雞叫時分散。

老婆又替吮唾。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吮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噉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姪妮溫存。萬千囉哩。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入仙鼎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毡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裏。俺每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

方塊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任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荆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卽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荆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叙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荆都監便

道良騎侯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秦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竇兒。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回和他說又好些。這荆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椽房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由祖後軍功累陞本衛左所正千戶。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歷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竇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分付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

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早晨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衆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裡。又手將酒菜來。都聽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每纔睡。俺娘好不說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裡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筍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卻往誰屋裡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玉筍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袄。不對他說。落後爹送

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袄。拿了與人穿。就沒話兒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袄穿。娘說他怎的沒皮袄。放着皮袄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袄。早時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毡淡。有了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毬聲浪氣的。玉筍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筍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脂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

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喚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髮髻珠子箍兒。用翠藍綃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袄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粧花補子袄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御一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

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每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是春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釀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簪都在上房裡坐的。正吃芫荽芝蔴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

姑娘這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

對着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擡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攬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瀛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錦詞。就拏班做勢起來。真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俺這裡不興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樂樂。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反。這般潑口言語。罵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賍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起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髮毛都掃光了。你的大姪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道。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姪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姪子使平安對過。叫將書童兒來。領他往驛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姪子看着大姐和玉筍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

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筍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賊賍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姪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賍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此郁大姐在這里。你卻罵賍淫婦人。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賍淫婦大胆。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里滑言語。上個甚

麼擡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恠他。他原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剛纔不罵的你。你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怎樣兒的。如意兒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

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恠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你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每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寒月艷。減盡了花容月艷。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連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損萬萬。鬼病恹恹。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他邊。則听得是誰家唱採蓮。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

純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祈涼人綉幃。恁燈花相照。月色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就寒衣。又不知他在哪里貪戀着。並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個。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懶。重溫。爐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夢勞魂。這些時。睡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誰評論。百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里彈唱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

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拏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叫了陳經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久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恁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官俺每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眾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

金瓶梅詞話
第
於子三個娘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簪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卓打發他吃飯。教來與兒定卓席。三十日與宋巡按擺酒。與巡撫候命送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已了。玉簪在傍。請問爹你吃酒。放卓兒。釀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上來。有副纜荆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簪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啣了一啣。碧龍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今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卻說來安同排軍拿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披藕金段袄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袄。白綾袄兒。紫丁香

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着李瓶兒皮袄。把金蓮舊皮袄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娘子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每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每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復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

只好教猪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他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麼。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廝便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每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簪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簪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

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惟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招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拏班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

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管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裡。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叫將他來。嗔喝他兩句。虧你還雌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管。這廂上四包銀子。是那裡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送來幹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宋巡按。畱幹陞轉。玉管道。頭里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管一面安放在廚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裡。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

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畱于平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自他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惟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攔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知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通一日恁甚麼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裏惡心來家。應二嫂迤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里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他心裡不自在。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裏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

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樓過粉項來。就親個嘴。說道恠油嘴。就候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師勞旋蒸勢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勸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目。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每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搵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嚐嚐着

金瓶梅詞話
來。那裏有甚麼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裏疼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

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剥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趲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睺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你這裏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鬼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撮弄人。虧你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頰。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

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裡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每是合死的。像這清早晨得梳了頭。小廝你來。我去秤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接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擡起。

這一隻腿兒。跨在肱膊上。攬抱在懷裡。搭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說俺每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惟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牀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

不趁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啖鐵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早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在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鎗戳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每五個在前頭

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友。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每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夫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語。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悞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晨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

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間大妗子一廵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後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管道。小玉在後邊燻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管道。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任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也住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管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

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櫥內。這玉管道。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了。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耻。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姐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說在心。玉管道。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說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

可開言說道。大娘說的我打教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攔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強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來大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

幸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只顧趕人不得赶上。一個皮袄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啻好友。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袄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為我要皮袄。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說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箇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

是趕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趕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讓。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日。饒勸着。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道。耶嚶耶嚶。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罷。只顧打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斷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們攘開。俺每親戚在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去呀。嗔我這里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上自家打幾個嘴。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

趁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准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王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却說道。你恁的恠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王管。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

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裡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觀去。卽時

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于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晨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裡住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